

余光中

著

青铜一梦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青铜一梦

余光中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铜一梦 / 余光中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54-6181-0

I. 青… II. 余… III. 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0068 号

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,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, 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责任编辑: 姚磊 胡兰兰 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 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字数: 150 千字

印张: 8.5 插页: 4 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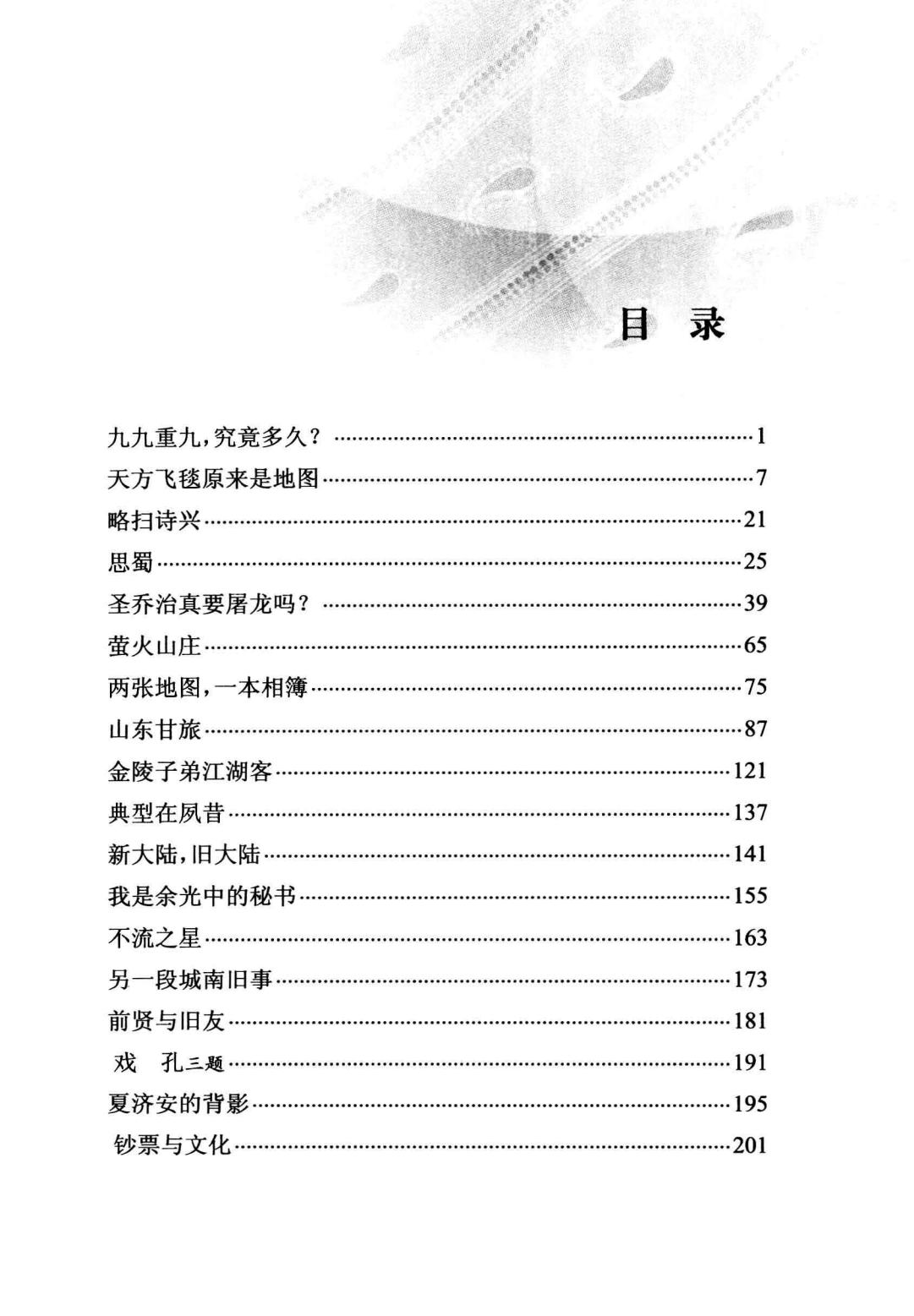
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 册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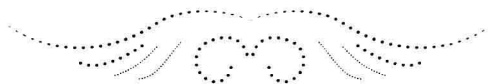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九九重九，究竟多久？	1
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	7
略扫诗兴	21
思蜀	25
圣乔治真要屠龙吗？	39
萤火山庄	65
两张地图，一本相簿	75
山东甘旅	87
金陵子弟江湖客	121
典型在夙昔	137
新大陆，旧大陆	141
我是余光中的秘书	155
不流之星	163
另一段城南旧事	173
前贤与旧友	181
戏 孔三题	191
夏济安的背影	195
钞票与文化	201

两个寡妇的故事	213
当我到六十四岁	
——老歌新唱忆披头四	221
一童子自天而降	229
八闽归人	
——回乡十日记	237
凤凰鸣矣,于彼高岗	
——中文大学四十周年献辞	245
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	249
青春不朽	
——忆《幼狮文艺》的三位狮妈	259
后记	265

九九重九，究竟多久？



英文 life 一字，本意原为“生命”，却兼有“传记”的含意。中文里面倒难找一个字能包含这两种意思。苏格兰文豪卡莱尔的名言：A well-written life is almost as rare as a well-spent one. 只能译成：“写得精彩的传记几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么难求。”原文的 life 与 one 是同一件事、同一个字，中文却只好分译成“传记”与“一生”。相比之下，可见英文的语义学心里是把传记看得像生命一般重的。

两年前，高希均先生和王力行女士就劝我要写自传。他们的远见令人感到“受宠”，但是没有“若惊”，因为我向来没有写自传的念头。我觉得，过日子已经够忙的了，何况还要写文章、翻译，哪里还有余力坐定下来，去写什么大手笔的自传？其实我连日记也不敢写，难得的例外是在“非常时期”，包括旅行途中，那是因为有意留下细节、信史，以供日后游记之用。我最佩服胡适那样的大忙人竟能维持长期的日记。写信，是对朋友周到；写日记，是对自己周到。我呢，意志薄弱，对自己、对朋友都不周到。

所以当初“天下远见”的两位要角一提此事，缺乏远见、却不乏自知的我，就立刻婉谢了。

我不敢写自传，不但因为自知毅力不足，亦且深知兹事体大，不可轻试。美国幽默家罗杰斯（Will Rogers）就说过：“要令人家破国亡，什么都比不上出版回忆录更厉害。”这当然是言重了。可笑的是，罗杰斯又觉得回忆录其实不足采信，竟说：“当你记下自己本来该做的好事，而且删去自己真正做过的坏事——那，就叫回忆录了。”

对一位作家来说，他一生的作品就已是深刻、最可靠的自传了。我国久有三不朽之说；不过立德、立功的人或许要藉自传或他传以传，立言的人已经有言可传了，又何必靠自传呢？其实一生事迹不高明的居多，何必画蛇添足，一一去重数呢？又没有人勉强你写，何苦“不打自招”？

于是，“天下远见”而要角退而求其次，说，“不写自传，由别人来写，总可以了吧？”我又苦笑了，径说：“那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不但要提供许多资料，还得文物出土，把前朝旧代的照片全翻出来，考证年代，编写说明。这还没完，还得饱受写传人的盘问缠诘，不想说的糗事终于‘久磨成招’。”你的深院私宅，敞开前门请他进来参观，他却要走后门，窥边窗，爬阳台，翻箱底，务求独得之秘。爱好窥秘，原是人情之常，所以读者总是站在写传人一边的。我读济慈的传记，发现他的身高竟然跟我相同，就感到非常亲切；读艾略特传，发现他的第一次婚姻很不美满，我深感同情，甚至对他的诗也更多领悟。

读者站在写传人一边，反过来，写传人也就成了读者的代表，甚至是读者派来的户口调查员、心理医生，甚至私家侦探；而传主的家人呢，保密防谍的当然很多，里应外合的

也不是没有。

我读傅孟丽小姐撰写的这本《茱萸的孩子——余光中传》的文稿时，有时惊喜，更常惊愕。“我有说过这句话吗？”我不禁转头问自己的家人，又像是在喃喃自语。“你自己不说，人家怎么会记下来呢？”太太反诘。“你是做过这件事啦！是庆元姑姑接受访问时，告诉人家的。”女儿也来补充。于是我放弃了挣扎。既已腹背受敌，也只好认了。

王尔德有一次对后辈纪德大言自剖：“你了解我一生的这出大戏吗？那就是，我过日子是凭天才，而写文章只是凭本事。”唯美大师一生惊世骇俗，最擅于自我包装，但是社会毕竟不像语言那么容易驾驭，不是佩一朵襟花、说几句酷话就能摆平的，终于还是难逃同性先烈的下场。我倒觉得，一个人真有天才的话，就得省着点用，应该拿来写文章，至于本事嘛，将就凑合着，拿来过日子算了。

所以每次听人阔谈什么“生涯规划”之类的高调，就非常惭愧，觉得自己真是苟且极了。正如办手续还要填表，到了“永久地址”一栏，就不胜彷徨。我哪来什么永久地址呢？似乎该填“阴府”，那未免太沉重了。也可以填“天国”，却又乐观得不负责任。从中文大学到中山大学，二十四年来我住的都是不永久的宿舍，“退休”就等于“退房”(checkout)，哪来永久地址呢？

在没有“生涯规划”的苟且之下，七十年忽然已过了。虽然常常也回忆往事，甚至母亲的声音、笑容，但要我回头大规模地检阅一生，把七十年的岁月像一大本旧照相簿，一巨册因缘录、离合史、悲喜剧那样掀来翻去，那种沧桑感却

令人难以担当。

既然纷繁而漫长的一生，我自己不敢蓦然回顾，更不肯从实招来，“天下远见”出版公司就派了傅孟丽小姐来我家卧底，有信史则明察，无根据则暗访，从头到尾，把我的家人与亲友都炒了一遍，其结果就是这本《茱萸的孩子——余光中传》。

为作家写传，方便在于有现成的作品可做根据，无论是外在的生活或是内心的感觉，其作品多少都可资引证。心理学家霭利斯早就指出：“一切艺术家的所作，无非自传。”但是不便也就在此，因为作家身份的传主如果多产，写传人势必精读详阅，才能鞭辟入里，把作家的风格和传主的人格，穿针引线，交织成一个完整的生命。且不提我的评论与翻译，仅仅是诗集与散文集，就有二十七本之多，要全部读过，而且切题地联系到传主的生涯上来，实在耗时而又费心。傅孟丽小姐不辞艰辛，竟然在一年之内完成了这本传记，令我深为感动。只是她把我写得太好了。读者如能把她溢美的部分打一个对折，再将暴短的部分乘之以三，大概就接近真相了。

面对这本传记，我好像落入了达利的诡计画境，不知为何，竟站在长廊的一头，看着自己的背景没向另一端的远景，又像是在看自己主演的不太连贯的连续剧，一段又一段的前文提要，有时倒带动，屡屡停格。这，就是我吗？不禁自问，但封面明明说是我的传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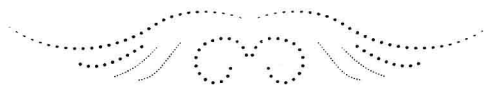
当日母亲怀孕，是在重九前一日随众登高，次日凌晨生下了我。她所登的是南京栖霞山。今日恐怕有许多人不知道，

重九日为何要登高了。这风俗已经行之近两千年。梁朝吴均在《续齐谐记》中说：“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，长房谓曰：‘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。宜急去，令家人各作绛囊，盛茱萸以系臂，登高饮菊花酒，此祸可除。’景如言，齐家登山，夕还，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。长房闻之曰：‘此可代也。’今世人登高饮酒，妇人带茱萸囊，盖始于此。”

每年到了重九，都不由我不想起这美丽而哀愁的传说，更不敢忘记，母难日正是我的民族灵魂深处蠢蠢不安的逃难日。书以《茱萸的孩子》为名，正是此意。

一九九八年十二月

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



天方飞毯

我一生最难忘的中学时代，几乎全在四川度过。记忆里，那峰连岭接的山国，北有剑阁的拉链锁头，东有巫峡的钥匙留孔，把我围绕在一个大盆地里，不管战争在外面有多狞恶，里面却像母亲的子宫一样安全。

抗战的岁月交通不便，资讯贫乏，却阻挡不了一个中学生好奇的想象。北极拉布兰族有一首歌说：“男孩的意向是风的意向，少年的神往是悠长的神往。”山国的外面是战争，战争的外面呢又是什么？广阔而多彩的世界等在外面，该值得我去阅历，甚至探险的吧？那时电视在西方也才刚开始，而在四川，不要说电视了，连电影一年也看不到几回，至于收音机，也不普及。于是我瞭望外面世界的两扇窗口，只剩下英文课和外国地理。英文读累了，我便对着亚光舆地社出版的世界地图，放纵少年悠长的神往。

半世纪后，周游过三十多个国家，再贵的世界大地图册也买得起了，回头再去看当年的那本世界地图，该不会大惊小怪了。可是当年我对着那本宝图心醉而神驰，百看不厌，

觉得精美极了，比什么美景都更动人。

要初识一个异国，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邮票、钞票、地图了。邮票与钞票都印刷精美，色彩悦目，告诉你该国有什么特色，但是得靠通信或旅游才能得到。而地图则到处都有，虽然色彩不那么鲜艳、物象不那么具体，却能用近乎抽象的符号来标示一国的自然与人工，告诉你许多现况，至于该国的景色和民情，则要靠你的想象去捕捉。符号愈抽象，则想象的天地愈广阔。地图的功用虽在知性，却最能激发想象的感性。难怪我从小就喜欢对图遐想。

亚光版那本世界地图，在抗战时期绝不便宜，我这乡下的中学生怎会拥有一册，现在却记不得了。只记得它是我当时最美丽最珍贵的家当，经常带在身边的动产。周末从寄宿的学校走十里的山路回家，到了嘉陵江边，总爱坐在浅黄而柔软的沙岸，在喧嚣却又寂寞的江水声中，展图神游。四川虽云天府之国，却与海神无缘，最近的海岸也在千里以外。所以当时我展图纵目，最神往的是海岸曲折、尤其多岛的国家，少年的远志简直可以饮洋解渴，嚼岛充饥。我望着滔滔南去的江水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滚滚的浪头能带我出峡、出海，把掌中这地图还原为异国异乡。

我迷上了地理，尤其是地图，而画地图的功课简直成了赏心乐事。不久我便成为班上公认的“地图精”，有同学交不出地图作业，就来求救于我。尤其有两三个女生，虽然事先打好方格，对准原图，临帖一般左顾右盼地一路描下去，到头来山东半岛，咦，居然会高于辽东半岛。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，于是我只好愚公移山，出手来重造神州了。“地图精”

之名传开之后，连地理老师对我也存了几分戒心。有位老师绰号叫“中东路、昂昂溪”，背着学生在黑板上偶尔画一幅地图要说明什么，就会回过头来匆匆扫我一眼，看我有什么反应。同学们就会忍不住笑出声来，我则竭力装得若无其事。

初三那年，一个冬日的下午，校园里来了个卖旧书刊的小贩，就着橘柑树下，摊开了一地货品。这在巴县悦来场那样的穷乡，也算是稀罕的了。同学们把他团团围住，有的买《聊斋志异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包公案》或是当时颇为流行的《婉容词》。欢喜新文学的则掏钱买什么《蚀》、《子夜》、《激流》之类，或是中译本的帝俄小说。那天我没有买书，却被一张对折的地图所吸引——一张古色斑斓的土耳其地图。土黄的安纳托利亚高原，柔蓝的黑海和地中海，加上和希腊纠缠的群岛，吸住了我逡巡的目光。生平第一次，我用微薄的零用钱买下了第一幅单张的地图，美感的诱惑多于知性的追求。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罢了，甚至不知道伊斯坦堡就是君士坦丁堡，当然也还未闻特洛邑的故事，更不会料到四十年后，自己会从英译本转译出《土耳其现代诗选》。

不过是一个小男孩罢了，对那中东古国、欧亚跳板根本一无所知，更毫无关系，却不乏强烈的神秘感与美感。那男孩只知道他爱地图，更直觉那是智慧的符号、美的密码、大千世界的高额支票，只要他够努力，有一天他必能破符解码，把那张远期支票兑现成壮丽的山川城镇。

其后二十年，我的地图癖虽然与日俱深，但困于环境，收藏量所增有限。本国的地图在绘制技术上殊少进步，加以海峡分割，台湾不可能重绘中国地图，而坊间买到的旧图也

欠精致。至于外国地图，不仅进口很少，而且售价偏高，简直就买不起。美国新闻处请我翻译惠特曼和佛洛斯特诗，也经常酬送我文学书籍，但只限于美国作品。朋友赠书，也莫非诗集与画册，不是地图。

直到一九六四年，我三十六岁那年，自己开车上了美国的公路，才算看到什么叫做认真的地图。那是为方向盘后的驾驶人准备的公路行车图，例皆三尺长乘两尺宽，把层层折叠次第展开，可以铺满大半个桌面。一眼望去，大势明显，细节精确，线条清晰而多功能，字体则有轻有重，有正有斜，色彩则雅致悦目，除白底之外只用粉红、浅绿、淡黄等等来区别保护区、国家公园、都市住宅，不像一般粗糙的地图着色那么俗艳刺眼。道路分等尤细，大凡铺了路面而分巷双行的，都在里程标点之间注明距离，以便驾驶人规划行程。

有了这样的行车详图，何愁缩地乏术，千里的长途尽在掌握之中了。我在美国教书四载，有两年是独自生活，每次近游或远征，只能跟这样的地图默默讨论，亲密的感觉不下于跟一位知己。

一张精确而详细的地图，有如一个头脑清楚、口齿简洁的博学顾问，十分有用，也十分可靠。太太去美国后，我就把这缩地术传给了她，从此美利坚之大，高速路之长，跨州越郡，从东岸一直到西岸，就由她在右座担任“读图员”（map reader）了。就这么，我们的车轮滚过二十四州，再回台时，囊中最珍贵的纪念品就是各州的行车图、各城的街道图，加上许多特殊分区的地图，例如国家公园之类，为数当在百幅以上。

可惊的是，三十多年前从美国各地的加油站收集来的那些地图，不知为何，现在竟已所余无几。偶尔找到一张，展开久磨欲破的折痕，还看得见当年远征前夕在地名或街名旁边画的底线，或是出发前记下的里程表所示的里数，只觉得时光倒流，像是化石上刻印的一鳞半爪，为遗忘了的什么地质史作见证。

一九七四年迁去香港，一住十一年，逐渐把我的壮游场景从北美移向西欧，而往昔的美国地图也逐渐被西欧、东欧各国的所取代，图上的英文变成了法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、斯拉夫文……，即使是英国地图，也有不少难以发音的盖尔（Caelie）地名。欧洲的古老和多元深深吸引着我：那么多国家、那么多语言、那么多美丽的城堡、宫殿、教堂、广场、雕像，那么中世纪那么文艺复兴那么巴洛克，一口深呼吸岂能吸尽？夫妻俩老兴浩荡，抖落了新大陆的旧尘，车轮滚滚，掀起了旧大陆的新尘，梦游一般，驰入了小时候似曾相识的一部什么翻译小说。

“凭一张地图”，就像我一本小品文集的书名那样，我们驾车在全然陌生的路上，被奇异的城名街名接引，深入安达露西亚的歌韵，露瓦河古堡的塔影，纵贯英国，直入卡利多尼亚的古都与外岛，而为了量德意志有多长，更从波罗的海岸一车绝尘，直切到波定湖边（Bodensee）。少年时亚光版的那册世界地图并没有骗我：那张美丽的支票终于在欧洲兑现，一切一切，“凭一张地图”。

就这样，我的地图库又添了上百种新品。除了欧洲各国之外，更加上加拿大、墨西哥、委内瑞拉、巴西、澳洲、南